

法源寺的枪声



陈杰 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第一回 深夜枪声震寺院

1

一九四九年三月下旬的一天夜里，北平市宣武门外的法源寺内，突然响起清脆的枪声。

北平是举世闻名的东方文化古都。兵不血刃，和平解放。此刻，国民党军队早已开出城外，接受改编。城内秩序井然，到处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。法源寺里突然响起枪声，从梦中惊醒过来的居民都心情忐忑，深感不安。

枪声响过不久，正在沉睡中的北平市公安局军管会侦查员纪敏，被一只大手摇醒了。他睁眼一瞧，满屋通亮，知道有人开了灯。迅速掀掉盖在身上的被子和军毯，坐了起来。

侦察处长吕智先，披着一件草绿色军大衣站在灯下。纪敏揉着惺忪的睡眼，问道：“处长同志，有情况吗？”

处长做了个禁声的手势。

纪敏朝室内扫了一眼，劳累一天的同志都睡得那么香甜，可不能吵醒他们，影响休息，只好压低声音说：“有急事吗？”

“你穿好衣服，马上到我办公室来。”吕智先说完，匆

匆走出独身宿舍。

纪敏的睡意立刻消失。他匆忙穿好衣服，带上武器，临出门时瞧一眼放在桌上的马蹄形闹表，两个表针已经合在一起，指在午夜十二点上。这说明马上就是另一天的凌晨了。

办公室里灯光明亮。侦察处长吕智先仍然披着那件草绿色军大衣，嘴里衔着一支自卷的喇叭烟，在灯下慢慢踱着。淡蓝色的烟雾在他头上飘浮游动，很显然，他正在等待纪敏。

门声响过，纪敏象一阵旋风般地闯进屋里。

吕智先双眉一扬，迅速跨到桌前，拿起电话记录对纪敏说：“您先看一下，然后我们再详谈……”

“怎么，还有电台，这不是一般情况。”纪敏捧着电话记录，脸上露出惊诧的神色。

“不光有电台！而且还死了一个人。”吕智先严肃地说，“我们要立即赶到现场，勘查处理。”

“就我们两个人去？”纪敏凝望着处长那张严肃的面孔。

“我们侦察处住独身宿舍的同志，大多数都在外面执行任务，只有你在家。”吕智先微笑着问道，“怎么，您担心我们两个人去，处理不了吗？”

“据说法源寺可不小呐！”纪敏有些顾虑地说，“只我们两个人去，又要保护现场，又要勘查搜索。北平刚解放不久，那些至今拒不登记的国民党特务，如果隐藏在寺里，够我们忙活一阵哪！”

吕智先靠在桌子上，吸完最后一口喇叭烟，用脚搓灭烟蒂，沉思着说：“寺内还有一连驻军。敌人是驻军发现的，

电话也是他们打来的。我们到达那里以后，人手不足，他们决不会袖手旁观。”

纪敏深深地点下头，然后把电话记录放在处长办公桌上。

“小纪，”随着处长的语音，纪敏抬起头，处长接着说，“您是土生土长的北平人，对这座法源寺一定很熟悉吧？”

“我虽然生在北平，长在北平，算起来整整二十五个年头了。”纪敏苦笑着摇了摇头，脸上流露出为难抱歉的神情说，“可是光听人们讲，法源寺的丁香花名闻九城，却一次没去。作为一个北平人，真是太遗憾了。”

“要这么讲，您比我还强呢！”

“您也没去过法源寺？”

“不光没去过，连听说还是头一次呢！”吕智先两手撑着军大衣前襟，坐在靠背椅上，微笑着说，“若不是随着大军入关，我这个放牛娃别说进北京城，连看一眼山海关都难哪！”

“我光知道法源寺在宣武门外，离牛街不远。”

“刚才放下电话，我就查了地图，坐落在牛街礼拜寺东南方向。”吕智先又点燃一支喇叭烟，吸了一口说，“我又向值班的老宋同志详细打听。据他讲，法源寺是北京城里有名的寺庙，六进院子，上百间的房屋，地处南城，非常偏僻，是敌人特务最理想的藏身所在……”

这时，外面响起汽车喇叭声。吕智先打住话头，掐灭喇叭烟，站起身说：“汽车来了，我们出发吧。”

一辆美式吉普车开出北平市公安局军管会的大门，在寂

静的街道上，风驰电掣般地飞驰着。

夜色苍茫，寒风呼啸。堆在马路两旁的碎纸、草屑在车后飘飞起落。远处那高大的前门箭楼和城墙，矗立在夜空中更显得威严壮观。

吉普车拐过前门便望见了火车站。靠河沿摆着几个馄饨担子，担子旁边都围着一一些人，捧着大碗，说说笑笑吃得正香。馄饨锅里冒出的热气，象云雾一般裹在他们的身上。给寒冷的夜晚增添一些暖意。

白天繁华热闹的前门大街，此刻也变得寂静冷落了。电车的轨道无声无息地躺在马路中间，似乎正在恢复日间的疲劳。一辆拉晚的三轮车，看见飞驰而来的吉普车，赶快躲向路边。车夫抬头望一眼，又弓着身子吃力地朝前蹬着。

吉普车的车灯把前面的路面照得格外清晰。路边的商店、电线杆、广告牌都一闪而过，飞速地向后移去。

司机是留用人员，绰号“老北京”，他开了十几年车，对每条街道，每条胡同都非常熟悉。深夜接到出车命令，知道必有急事，他问明目的地是南城法源寺，立刻选择一条既不影响市民睡眠，又能很快赶到现场的路线。

吉普车顺着前门大街跑了一段，刷地来个急转弯拐进珠市口大街，穿过虎坊桥和骡马市大街，从菜市口门回斜插过去驶进南横街，戛然一声停在一座树木森森的大门前面，司机扭头说：“这就是法源寺。”

2

法源寺是一座建于唐代的寺庙，原名叫崇福寺，又名悯

忠寺。唐太宗李世民为了追荐东征阵亡将士，于贞观十九年降旨在这里立寺。直到高宗李治登基，才破土动工，开始兴建。至武后通天元年才告完成，这是北京城内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历史名刹之一。布局严谨，庭院深邃，殿宇精巧，花木繁茂，尤以丁香为最。每年节气一交谷雨，栽植于大雄宝殿前面和甬道两侧的紫丁香，便结蕾吐丝，含苞待放。不消几日，整个丁香丛都变成花的世界，来自九城观赏丁香的人接踵而至，络绎不绝，一进寺门就闻到清香扑鼻。穿过天王殿便望见一丛丛丁香树上，缀满紫微微的花团，香气四溢，沁人心脾、赏花的人顿觉神清目爽，久久不忍离去。

吕智先跳下吉普车，抬头望一眼，夜幕沉沉，星光闪闪，一座高大的寺门矗立在面前，隐约间尚能看清寺门的轮廓。夜风吹来，寺门两侧那高耸入云的苍劲古柏发出呜呜的吼声，给古寺增添了森严庄重气氛。寺门两旁是长长的围墙，虽然不算太高，却也有八尺左右。

“什么人！夜里来这里做什么？”寺门暗处，有人喝问。

这是寺内驻军的哨兵在发问。吕智先爽快地回答：“我们是公安局军管会的，方才接到电话，说是这里有情况。”

“等一下。”随着一阵脚步声，哨兵从暗处走出来。先用手电照一下汽车，车前插着一面市公安局军管会的三角旗。又扭回头面向寺门说：“不错，是公安局军管会的同志，我带他们进去。”

暗处有人应了一声。哨兵引着吕智先和纪敏，从东侧的小门走进寺门。

寺内，树木葱郁，天空几乎都给枝叶遮严了，院内显得

比外面更黑。哨兵走在前面，他领着吕智先和纪敏绕着树空，穿过一层院子，来在一座高大的殿宇外面。

“我们连部设在这座殿里。”哨兵说着按亮手电，照亮檐下的匾额。

吕智先仰头望去，匾额上写着四个泥金大字“大雄宝殿”。他又把目光移向殿门，见里面有微弱的灯光。

正当这时，古老的雕花殿门，吱扭一声被人推开了，走出一个精悍敦实的青年军人。

哨兵赶忙抢在前面去，敬个军礼：“报告指导员，市公安局军管会的同志来了。”然后转回身对吕智先和纪敏说：

“这是我们李指导员。”

李指导员听哨兵报告完，快步走下台阶，拉住吕智先和纪敏的手，热情地说：“我叫李然。你们来得好快呀，快请到殿里面坐吧。”

“这是公安局军管会侦察处吕处长，”纪敏介绍完，又指着自已说：“我叫纪敏，在处里做侦查员。”

“深夜打扰你们，真有些过意不去。”李指导员非常客气地说着。

“这是我们的职责。”吕智先边走边说着。

进到大雄宝殿里面，李指导员请二人坐到床铺上，然后又拿出两支蜡烛点燃，殿里比方才亮多了。从神案望过去，可见一尊高大的金面佛像，庄严肃穆，令人敬畏。仰起头可看见殿宇顶部那奇巧精妙的木结构和墙壁上的彩色绘画。

“党中央和军委颁布了约法八章，入城部队一律不占民房、机关、学校。”李指导员望着正在观看壁画的吕智先，“我们只好在这座古寺里暂住几日，谁料到今天夜里竟出了

事……”

他们正在谈着，一个操四川口音的军人，推开殿，跨了进来。

“这是我们连长顾欣同志。”李指导员站起身向吕智先做了介绍。

顾连长一边和吕智先握手，一边笑着说：“欢迎你们来逛逛法源寺，可惜是在夜里，什么也看不清楚。”他把吕智先按坐下，又忙着喊通讯员倒茶。

“深更半夜的喝什么茶。”吕智先阻拦着说，“快带我们去看一看现场吧。”

“你的性子好急哟。”顾连长笑着说。

“当了几年兵，养成了说干就干，雷厉风行的作风。”

“怎么！”顾连长吃惊地说，“吕处长也是个当兵的？”

“在部队做了几年侦察工作，真没干够啊。”吕智先不无惋惜地说，“进城以后，根据形势发展和工作需要，组织上调我到公安局军管会工作。还是老本行，搞侦察。不过，部队的侦察与地方的侦察可相差十万八千里呀！”

“老吕，调到地方工作，可就不能随我们一起南下渡江了。”李指导员开着玩笑说。

“是呀，不能南下渡江了。”吕智先意味深长地望着李指导员，“可是，我们的斗争目标仍是一个。你们和拿枪的敌人干，我们与暗藏的敌人干，这叫做分工不分家。”

“老兄讲得有道理。”李指导员站起身说，“走吧，我们去看一看现场。”

李指导员在前面引路。一行人离开大雄宝殿，进入后面

的一层院子，顺着墙下的小路，直朝东庑走去。

借着微弱的星光，吕智先隐约望见后面还有几层院子，觉得这座古寺确实不小。

李指导员边走边介绍说：“据寺内碑文记载，这是一座唐代古寺。我们不住在这里，怎么有机会一饱眼福呢！这座古寺很有历史价值。由于兵祸连年，年久失修，六层殿阁及两庑、跨院、均已漆皮脱落，残旧不堪。解放前夕，寺里和尚生活无着，已经到了濒临断炊的地步，他们将东西两庑腾出来，租给死人居住。”

“怎么，”吕智先感到惊奇，“还租给死人居住？”

“到现场一看你就明白了。两庑里停厝着几百口灵柩。”李指导员解释着说，虽然围城的部队一再贴出布告，准许市民出城探亲或埋葬死人。可是仍然有一些人听了反动派的宣传，不敢出城。家里死了人，只好花些钱停厝在寺内。这样一来，衣食无着的僧人，就有了微薄的收入，借以维持生计。”

他们来到东庑廊下。

李指导员停下来，指着一间亮着烛光的屋子说：“那就是现场。”

吕智先抢到前面，进到屋内。这间屋子虽然不大，却分上下两层，停厝着八口棺材。几支蜡烛分散地摆在几口棺材盖上，阵风吹来，烛火摇曳，更给屋内增加了阴森恐怖气氛。

屋里有两个战士，持枪守护着现场。

“特务和电台都在这口棺材里面。”顾连长指着一口开着盖子的棺材说。

吕智先和纪敏按亮手电，走到那口棺材跟前。

这是一口没盛殓过死人的棺材。可是在棺材头上却写着伪造的死者姓名。摆放着香烛祭品，这一切都是特务精心布置的，其目的是为了遮人耳目，掩护他们的罪恶活动。

棺材里面趴着一个人，背朝上，脸朝下，一条腿蜷着，一条腿伸着。身上穿着青细布棉袄棉裤。这套棉衣是专给夜间活动的特务们特制的。

棺材里面的人刚断气不久，血还没有凝结。棉衣已被血水浸透，散发着刺鼻的血腥味儿。死人的身下压着一部小型电台。电台的天线伸出棺材外面。

“你们是怎么发现敌人隐藏在这口棺材里面的？”吕智先一面观察一面问。

顾连长向两个守护现场的战士说：“这二位是公安局军管会的同志。你们两个是当事人，你们将发现敌人的经过，有人暗中开枪的情况，对着他们详细讲一讲吧。”

3

法源寺里的驻军是一个步兵连。进城以后，他们就住在法源寺里，担负着宣武门外至南菜园一带的巡逻警戒任务。

白天，寺门外只有一个岗哨。夜里，增加一个门岗，院里还有两个游动哨。门岗和游动哨都是一个小时一换班。

这天夜里，十一点至十二点是三班战士苏振海和葛占春接班，在寺内放游动哨。

从塞外刮来的大风，足足刮了一天。整个北平城都在风沙弥漫之中，天变得灰蒙蒙的。吃过晚饭，风力减弱一些，

并没完全停息。苏振海和葛占春接班以后，风力又变得强烈起来，摇撼着寺内那苍劲的翠柏，高大的古槐，树木的响声，震耳欲聋。殿阁上的檐铃、铁马和庑廊下的窗纸也不甘示弱，它们也配合着翠柏、古槐，奏起叮叮当当的交响乐。每进院子都阴森森的，令人毛骨悚然，不寒而栗。

苏振海仰头望望灰蒙蒙的天空说：“敌人往往利用阴暗天气和恶劣气候来搞破坏，我们得多多留神，别让人家钻了空子。”

“北平虽然和平解放了，还有很多暗藏的敌人至今拒不登记。说不定在啥时候就出来搞我们一下。”葛占春边说边从肩上摘下步枪，“我们先顺着两侧的庑廊慢慢往北巡逻，到藏经阁的台阶前停下来，然后顺着东侧的庑廊往回返，最后再进到东、西跨院看一看。”

“巡逻完东西跨院，”苏振海说，“我们也就该交班了。”

风越刮越大，树吼声压住了谈话声，两人慢慢地拉开距离。葛占春在前，苏振海在后。他们一间屋一间屋地仔细搜索着。来到西庑北头，跨入最后一进院子，高大的藏经阁便出现在眼前。院子里显得非常空旷，参天的翠柏，粗壮的古槐，在藏经阁前都显得矮小了。

由于藏经阁阻挡，院子里的风力减弱了。树冠虽然不停地摆动，吼声却小了。

二人在台阶上坐一会，开始顺着东庑往南走。穿过三层院子，米到大雄宝殿的后面。刚好是阵风过后，院里倏然沉寂下来。就在这瞬息的沉寂之间，身旁的一间屋里忽然传出啾啾啾的响声。

走在前面的葛占春迅速收住脚步，退了回来，附在苏振海的耳边，悄声说：“你听听，这是什么声音？”

“好像是发报机的电键声音。”苏振海走过去听了一会，退来说：“也许是我听错了，你再仔细听一听。”

葛占春又听了一会，肯定地说：“是发报机的电键声音，你再听一下，然后我们好采取措施。”

苏振海和葛占春都往前移几步，蹲在门外静静地听着。

夜风又刮起来，院子里的树木猛烈地摇晃着。二人把耳朵贴近窗台，很吃力地听着。

屋里的声音又响起来。苏振海捅一下葛占春，两人全退回来，隐蔽在悯忠台前的石炉后面。

“已经听清楚了，”苏振海说，“里面确实有人在发报。”

“谁是潜伏下来的特务，他们利用存放灵柩的屋子做掩护，正在和他们的上级联系，我先进去……”葛占春说着，提枪欲走。

“不能冒冒失失往里闯。”苏振海一把拉住了葛占春，“我在明处，敌人在暗处，弄不好就要吃亏！”

葛占春想了一下，问道：“你说应该怎么办？”

“我的意思……”苏振海思索着说，“还象方才那样，悄悄摸到门外，你冷不防推开门闯进去，我按亮手电对准目标。这样做会给敌人来个出乎意料，猝不及防。”

“真是个好主意。”葛占春称赞着说，“就这样干！”

二人悄悄往前移动。他们在风声掩护下，一直摸到门外面。

葛占春猛然站起身，飞起一脚，踹开屋门，疾似流星快

如闪电一般闯进去。

苏振海刷地按亮手电，一束光柱射进屋内，在一口掀着盖子的棺材上停住。

露在棺材外面的电台天线，还在不停地颤动着。

屋子里的一切，已然真相大白。敌人特务正在往外发报。

躲在棺材里面的特务，一手捂着电筒，一手按动电键，正在聚精会神地发报。忽然听到门声，以为是被风吹开了，他并没理会。直到有人闯进屋里，看见手电光射过来，他才知道是出了事，慌忙站起来，企图逃走。

苏振海立刻把光束移到敌人脸上，刺得特务不敢睁眼。

特务赶忙抬起胳膊遮在眼前，随后把右手伸进怀里，想要拔枪顽抗。

已经进到屋里的葛占春，看见敌人拔枪，猛一纵身扑过去，从后面将敌人拦腰抱住。

敌人也不甘示弱，甩开双手，拼命挣扎，想要从葛占春怀抱中挣脱出去。

葛占春哪里能容敌人挣脱，将双手紧紧地扣在一起。尽管敌人拼命厮打、挣扎，始终也没有掰开葛占春的手。

正在敌人挣扎的时候，苏振海也进到屋内，用枪逼住特务，厉声喝道：“不许动！举起手来。”

苏振海话音未落，屋后“砰”响了一枪，特务惨叫着瘫软在葛占春怀里。

一颗子弹穿透敌人左胸。葛占春脸上、身上都溅满了鲜血。

苏振海愣住了，以为是特务开枪打伤葛占春，连声喊

道：“小葛，快放开他，马上隐蔽！”

葛占春也惊呆了。他听到苏振海的喊声，猛然明白过来，放开特务往后撤身，躲进棺材中间的夹缝里。

不知被什么人开枪击中的特务，立刻失去支撑，象根木桩似地栽倒在棺材里面。

刚刚查哨回来的顾连长，听到殿后东厢里面响起枪声，带着两个通讯员迅速赶到，他看见两个战士都没受伤，悬着的心立刻放下来。

“因为什么开枪！”连长望着二人问道。

“不是我们开的枪。”苏振海说，“我们已经把正在发报的敌人捉住了，不知是谁，从他左侧开了一枪！”

顾连长沉思片刻，果断地做出决定，派通讯员叫来一排长，紧急集合，在寺内展开全面搜查。

只用了半个小时，法源寺的六进院子及两庑、跨院，全部搜查完毕，没找到暗中开枪的人。只是在出事的那间屋后找到一颗弹壳。

顾连长捏着弹壳，用手电照一照，若有所思地说：“敌人背后还隐藏着敌人，从开枪的位置判断，他是躲在屋外，暗中监视着在里面发报的特务。突然看见我们的游动哨闯进来将发报的特务拦腰抱住，他担心把自己暴露出来，所以要抢先开枪，杀人灭口。”

搜查结束后，全连战士都回去休息。只留苏振海、葛占春守护现场，等待公安局军管会来人讲明事情的发生经过。

顾连长部署完毕，才给市公安局军管会挂电话。

第二回 死者的纸团之谜

死者是个三十岁左右的男子。眉清目秀，瘦长脸型，剪着很流行的发式，涂着发蜡。嘴里镶着二鬼把门的金牙。

子弹从他左胸部斜穿进来，击中心脏，所以很快就停止呼吸。因流血过多，白皙的面皮变成蜡黄色。面部狰狞扭曲，眼睛半张半合，死者在停止呼吸之前一定很痛苦。

吕智先俯下身拽起死者的胳膊，用手电照一照死者的手，他的食指和中指呈黑红色，而且又是左手。

“死者很可能过惯了夜生活。他为了保持高度兴奋，或排遣胸中的郁闷，就得大量吸烟，刺激中枢神经。”吕智先一面分析着一面轻轻放下死者的手。

顾连长、李指导员听完吕智先的分析，眼里都露出赞赏的目光。

吕智先又用电筒往棺材里照一照，然后揪住死者背后的衣服，用力往起一提，压在尸体下面的东西便露出来了。

“小纪，你把电台和手枪拿出来。”

纪敏弯下腰，从棺材里面拿出电台和手枪。随后又检查

一下，再没发现什么。

吕智先松开手，尸体又趴在原来的位置上。

吕智先无意中发现死者的右手还攥得紧紧的。他脑子里立刻闪现出一个问号，死者的右手为什么还攥得这样紧呢？是不是由于在断气之前的痛苦所致，出现痉挛现象？既然如此，为什么不是两只手同时攥紧，而只攥着一只右手呢？他手里会不会有什么东西？

为了解开这个疑团，吕智先又俯下身掰开死者的右手，果然发现一个纸团。

攥得结结巴巴的纸团被铺展开了。几束手电光都集中在这张揉皱的纸上，上面用铅笔写着一行小字：

目标寻到，伺机动手。

吕智先看完，交给纪敏收起来，转身对顾连长和李指导员说：

“死者的身份已经明确，是一个潜伏下来的敌人特务。还可以进一步判断出那个在暗中开枪的敌人，是死者的上司或者同伙。其目的也很明确，他在暗中监视着死者，防止发生意外。结果情况真有了变化，我们游动哨破门而入，不光死者感到突然，在外面执行监视任务的敌人也感到突然。他担心死者被我们捉住会暴露全局，在这种特殊情况下，采取了舍卒保车，或者是舍车保帅的措施，暗中开枪，杀人灭口。”

顾连长和李指导员，陪着纪敏、吕智先离开现场，顺原路回到设在大雄宝殿里的连部。

通讯员打来几盆水，给大家洗脸洗手。

洗完脸休息一会，吕智先和纪敏便起身告辞。

顾连长和李指导员很热情地送到寺门外。

“按正常情况，敌人这个据点暴露以后，他们就会自动放弃，不能再来了。”吕智先握着二人的手说，“但是也不能忽视在特殊情况下，他们也许有再次光顾的可能性。”

“你估计，在什么样的特殊情况下，敌人才有再次光顾的可能呢？”李指导员边思索边问。

“比如在我们没搜查到的地方，还隐藏或者储存着敌人的电台、武器、爆破器材等等，他们总是要设法来取的。”吕智先又想一想，“估计他们不会马上就来，很可能等到这次事件平息下去再来。”

顾连长、李指导员会意地点着头，吕智先又说道：“天明后，我们派人来处理善后，那具尸体还得麻烦你们照看一下。”

“在公安局军管会没来人之前，我们是要照看的。”顾连长放开吕智先的手，“老吕，闲暇时请来玩吧。过几天丁香就要开了，在戎马倥偬中也来赏一赏花吧！”

“好好，丁香怒放的时候我一定来观赏。”

“欢迎，欢迎……”

纪敏把缴获的电台和手枪，放在座位后面，随后上了车，司机立即脚踏油门，启动马达，吉普车缓缓向前驶去。坐在司机旁边的吕智先探出头，向顾连长、李指导员挥手告别。

归途中，吕智先的脑子里很不平静。他在反复思考着死者手中纸团上写着的八个字：“目标寻到，伺机动手。”行